

生活记录

烦人的痱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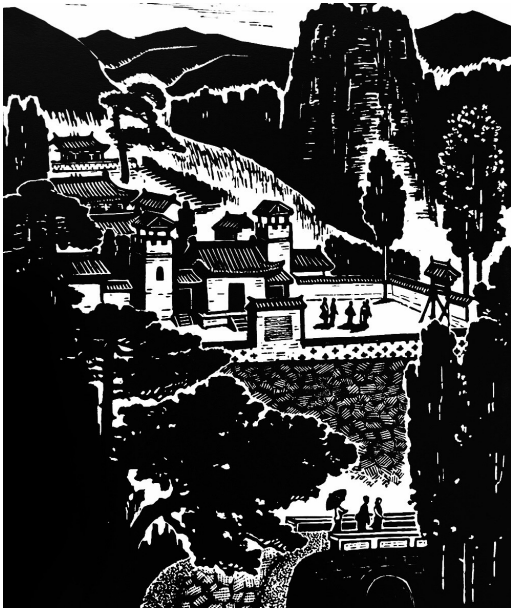
万翔

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,电风扇和空调等电器进入百姓家中,炎炎夏日、骄阳似火、暑热难耐的记忆,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回忆几十年前那些炎热的夏季,会让人感觉如今的夏天真的很凉爽……

想起以前的夏天,我首先想起的是烦人的痱子。痱子是一种夏季多发的皮肤病,其学名叫粟粒疹。这种病是因高温湿热环境下,汗液排泌不畅,汗腺导管堵塞引起的。身上起了痱子,又痒、又疼,如果再遇到太阳暴晒,就如针扎一样难受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夏天,出生的第二天就入伏。妈妈说,我从产科医院回家没几天,就整天哭闹不止,弄得四邻不安。妈妈以为我没吃饱,可嘴里含着乳头还是哭闹。爸爸抱着我在屋里溜达半天,也没起啥作用。妈妈索性打开襁褓,再脱去我贴身的小布衫儿。“好么,后背一片小红点儿,宝贝儿起了痱子!”妈妈说着,心疼得掉下泪来。

说到我起痱子这事,除了因我生在伏天、住房潮湿闷热原因之外,我姥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是她老人家抱定“小孩儿没六月”(即新生儿怕凉不怕热)的老话,不但给我穿上她亲手缝制的小布衫,还把我用一块大红布裹起来,再用布带子扎紧,为的是别成“罗圈儿腿”。如此一来,眼睛还没完全睁开,我便憋出了一后背的痱子,并用不停的哭声提出抗议。



玄中寺(木刻) 肖晨 刻

朝花夕拾

“乞巧”诗话

梁文俊

农历七月初七,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“七夕”,亦称乞巧节。据说“乞巧”始于汉代宫中,大概从南朝梁时流人民间,成为习俗。七夕夜晚,妇女们纷纷在庭院里陈果焚香,对月穿针,向织女求取巧艺。对这种美好的景象,历代文人骚客多有吟诵,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佳作。

南朝梁诗人刘遵有首《七夕穿针》诗:“岁月如有意,情来不自禁。向光抽一缕,举袖弄双针。”诗句中那“向光抽一缕,举袖弄双针”,写的就是女子对月穿针的动作细节。对月穿针应是很不容易的:七夕之月即使再亮,也是弦月之光,并不能朗照,而且时有微云飘拂;再则,所穿之针称为“七子针”,即针末有七个针孔。光线不亮,针有七眼,要把彩线飞快地穿过去,岂是容易之事?所以,梁简文帝的《七夕穿针》诗云:“针软疑月暗,缕散恨风来。”线没有穿准怪月色昏暗,线头散开了怪夜风太大,心理的描述真是细致入微。

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这首《乞巧》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,此诗想象丰富,流传很广,浅显易懂,诗中既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,又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、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。开头两句叙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,一年一度的七夕又到了,人们情不自禁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,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,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。“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后两句将乞巧的事交待得一清二楚,简明扼要,形象生动,展现出人们乞取智巧、追求幸福的心愿。

宋代柳永有首《二郎神》词,词的下片关于“穿针乞巧”是这样写的:“运巧思、穿针楼上女,抬粉面、云鬟相亚。”词句中的“运巧思”,是说望月穿针是很不容易的,像织女穿针乞巧时,要运用一点巧思。“楼上女”是说此女本居楼上,穿针乞巧时才来到庭中的。接下来的“抬粉面”“云鬟相亚”,写姑娘虔诚地执针,仰望夜空,乌云般美丽的发髻都向后低垂。“亚”通压,谓低垂之状。此句写得形神兼备,寥寥数语,姑娘们追求巧艺的热切与虔诚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。

民间乞巧形式多样,文人吟诵也常出新。比如唐代祖咏在《七夕》诗中,就生动地记述了“比巧”的场面:“闻女求天女,更闹意未阑。玉庭开粉席,罗袖捧金盘。向月穿针易,临风整线难。不知谁得巧,明旦试相看。”而五代南唐诗人李中的《七夕》,表达的又是“留巧”心态:“星河耿耿正新秋,丝竹千家列彩楼。可惜穿针方有兴,纤纤初月苦难留。”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欧阳予倩演戏

阎泽川

现代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,不仅剧本编得好,而且戏也演得好。

辛亥革命后有一年,欧阳予倩与郑正秋在上海同台演出《潘金莲》,欧阳予倩扮演潘金莲,郑正秋扮演武松。他们两人都是深度近视,但为了演好戏,不得不摘下眼镜。于是二人上场后,按照步伐来判断对方的位置,虽然感到不便,但二人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。

有一天晚上,当演到武松持刀欲杀潘金莲时,忽

然郑正秋手里的刀不慎脱落,在台上寻摸不到,这时场面十分紧张。而欧阳予倩还不知情,正在做着被杀时的挣扎表情,嘴里还说:“叔叔,我能死在你的手中也心甘情愿的呀”,但久候不见刀来,只听郑正秋低声说:“糟了,刀勿见哉。”于是,欧阳予倩也忙着为郑正秋找刀,他在背后终于摸到了这柄匕首,就高声说:“叔叔,刀在这里,为何不杀奴家呢?”台下的观众兴趣盎然,都认为是剧中人故意插进“噱头”,居然没有觉察出破绽之处。

锦绣太原·一诗一图⑳

汾河飞来白天鹅

北方雪/诗 无 名/图



清澈的河流滋养着水草  
滋养着鱼儿小虾  
天空的蓝光挽着镜子里的绿波  
莲花度化着河底的泥土  
五色的石子安然入禅

一朵朵纯色的白  
它们的翅膀以优雅的姿态飞来  
用鸟类的语言敞开欢悦的鸣叫  
伸出来灵动的长颈  
轻快的蹿划出泛起的波纹  
碧水咧着嘴巴  
笑出了一个个酒窝

一次次低飞,盘旋落于水中  
嬉戏,追逐  
携着柔软的绿绸子一起流动  
轻盈,自在,偎依迂回

这明镜中浮动的洁白之美  
让站在岸边的人群  
一次次举起喜欢的双臂

人物

因为没能给学校捐成款,黄付琼那天哭着离开了学校。

邓婕从华坪女高毕业后,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。开学后,照例是一场艰苦的军训,邓婕成了同学们格外关注的“异类”,那些来自城市的同学,随口唱出的都是流行歌曲,邓婕唱的却是革命歌曲。

军训结束,在新生入学晚会上,每个同学都有八分钟的演讲。那天晚上,邓婕足足讲了二十分钟。她讲老家,讲华坪女高,讲张桂梅老师,讲革命歌曲。在她演讲的时候,全场静悄悄的,大山深处的华坪女高的故事,感动了现场所有的人。

在南方医科大学的第一个学期,邓婕就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

请书。这个女孩,把张桂梅当成了自己人生学习的榜样,她想成为一名像张桂梅那样优秀的共产党员。

实际上,华坪女高自从2008年8月创办到现在,已经有1900多个孩子在这所免费的学校里接受高中教育,她们中的很多人从这里通过高考跨进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的门槛,然后走进城市和乡村,走进医院和学校,走进企业和社区,成为医生、老师、警察、企业员工、志愿者……

她们被张桂梅和华坪女高改变了命运,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、建设者、创造者、奉献者。她们的人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,也将有着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,然而,她们身上都閃

希望出版社

91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现着相同的品质和精神。回首往事,她们都不会忘记,华坪女高的教学楼上,高高地悬挂着这样的校训:刚强、勤敏、宽厚、慈惠、知礼、质朴。

明日起,本版块连载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,作者蒋京、蒋响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1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自出生那日起,她便行走在树的遮蔽下,仿佛公主,纵使貌不惊人,受到的呵护也是常人的几倍、几十倍,甚至百倍、千倍。世上事是好是坏并无定规,所谓幸福或不幸福、快乐或不快乐,岂止一种模式?水有水命,草有草命,树有树命,于这条溪流而言,她天生便是幸福而快乐的,因为她生

长在一个命定幸福而快乐的地方。

瀑布上方独一无二的景致或可为此作注。

一棵柳树斜卧河道,看似枯死。两棵柳树并肩向天,挺拔葱茏。可无论卧着的、枯死的,还是向上的、葱茏的,树干上都一律长着罕见的灵芝!黄背,白腹,自树干横生而出,拳头大的,形似耳朵,碗口大的,更像一把剖面刀插进树身。毋庸置疑,能够生长灵芝的地方,水、土、空气、阳光和周边的植被自与别的地方不同,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证明,一条河的幸福或快乐并非因为她是一条河,而是因为她是哪儿的河!

这么讲,并非我是个唯出身论者,何况出身本也无罪。我只是想说,于

生命而言,营造一个环境何等重要,不管这环境是与生俱来的,还是自我构建的。事实上,这条溪流也遭遇过劫难,她曾天赋异禀,更经历过生死涅槃,只不过,无论从前,还是现在,她都在快乐地做着自己罢了。

告别灵芝,路渐渐从河道转到山上,只因路一直隐藏在荆丛中,便不觉得路多么陡。老杨、老邓在前,不断拨打荆丛,蹚出一条过道。广瑞在后,时常举着棍子护着我的后背。这一刻我才明白,三人似乎很早便达成一种默契,一路上都护佑在我的前后。恍然间,我竟有了溪流的感觉,这感觉湿漉漉得像周围的空气,明亮得像头顶的阳光,让人很想大哭一场。

纪实